

·本刊特稿·

关于《史记》秦地名“繁庞”“西雍”*

王子今

内容摘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及卷四四《魏世家》出现“繁庞”地名,《魏世家》作“繁、庞”,判作两地。2013年点校本两处则均作“繁、庞”。现在看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作“繁庞”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参考在陇西郡西县地方的秦早期遗存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西雍”应读作“西、雍”。由此考察秦祭祀体系中“西”、“雍”与“咸阳”的地位,有益于秦文化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史记》 繁庞 西 雍

对于古代文献中有些地名遗存的认识和理解,涉及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及历史行政地理学诸多复杂问题,虽有异见,势在自然。司马迁《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历来研究论著纷多,有关地名解说的分歧,颇多聚讼。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地名标点存在若干有疑问处。2013年修订本《史记》对于文献学基础上的《史记》研究大有推进,但是仍不免微瑕。地名标点的个别问题,或一仍其旧,或迁就成见,甚至以误易正。若加以澄清,或加益于古史研究。笔者自愧谫陋,谨提出如下浅见,以就教于学界朋友,希望对相关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繁庞”

《史记》所见战国时期秦国攻击魏国的战争史记录中,涉及对“繁庞”的军事争夺。例如《史记》卷四四《魏世家》:

(魏文侯)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①

又《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

(魏文侯十三年)公子击围繁庞,出其民。^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阶段性成果。

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838页。

②司马迁:《史记》,第707页。

《史记》中虽两处分述,说的却是一次事件。史事与秦统一进程相关,因而值得我们注意。

“繁庞”,《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两处标点不同,卷四四《魏世家》作“繁、庞”,判作两地。卷一五《六国年表》则作“繁庞”,以为一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作“繁庞”,空间位置标定在今陕西韩城^①。现在看来,“繁庞”是正确的。《清一统志·同州府二》引《县志》:“繁庞城在县东南。”^②《史记地名索引》也作“繁庞”^③。而《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9月修订本卷四四《魏世家》一仍其误,卷一五《六国年表》则将“繁庞”错改为“繁、庞”^④。

宋人吕祖谦《大事记》卷一:“晋魏斯使其子击围繁庞。”《大事记解题》卷一:“击,文侯之子武侯也。繁庞,史失其国。”原注:“《史记正义》曰:盖在同州。”^⑤虽说“史失其国”,但似乎仍以为“繁庞”为一地。

清代学者张照《史记卷一五考证》写道:“按《年表》有而《本纪》无者,六国都有而秦表为最。”其中就包括“(厉共公)十六年,补庞戏城”,“(献公)十年,补庞城”。历史文献中“庞戏城”与“庞城”的出现,也许是“繁庞”分断的因素之一。《册府元龟》卷二五二《列国君部·御备》:“秦厉公十六年玺阿旁,补庞戏城。”原注:“《纪》作‘河旁’。”^⑥不过,由“庞戏城”“庞城”见于史籍即以为“繁庞”为两地的理解,因“繁”的地名指向不明,显然存在疑问。(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建置·周》是将“庞城”置于“繁庞”条下的:

魏文侯十二年,公子击围繁庞。秦厉公十六年,补庞城。《史记·六国表》。庞城,在韩城县东南。《韩城县旧志》。^⑦

又(雍正)《陕西通志》卷七六《纪事·周》:

(周威烈王)十四年,晋人围秦繁庞。

魏文侯十三年,公子击围繁庞,出其民人。《史记·年表》:按,繁庞城在韩城县。也许《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九〇《同州府二·古迹》的判断也有参考价值:

繁庞城。在韩城县东南。《史记》:魏文侯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县志》:繁庞城在县东南。^⑧

以“繁庞”为一城的认识,得到较多历史学者的赞同。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

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5-36页。

②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941页。

③嵇超、郑宝恒、祝培坤、钱林书编:《史记地名索引》,中华书局,1990年,第200页。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2210页、第851页。《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校勘记有值得重视的内容:“公子击围繁庞出其民。景祐本、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民’下有‘人’字,疑是。按:《史记》多‘民人’连文之例。”第905页。

⑤吕祖谦:《大事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王钦若等筹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3012页。

⑦刘于义修:(雍正)《陕西通志》,清刻本。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31页。

名大辞典》有“繁庞城”条：

繁庞城 在今陕西韩城市东南。《史记·魏世家》：文侯十三年（前433），“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清一统志·同州府二》引《县志》：“繁庞城在县东南。”^①

在未能提出明确无疑的“繁”“庞”二地说过的证据之前，“繁庞城”的理解，应当看作符合历史真实的意见。

二、“西雍”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随即有关于“始皇庙”的讨论：

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祧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祧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所谓“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之“西雍”，张守节《正义》：“西雍在咸阳西，今岐州雍县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县也。”^②

张守节《正义》提出了两种解说：第一，“西雍在咸阳西，今岐州雍县故城是也”。第二，“又一云西雍，雍西县也”。其实，“西雍”应断读为“西、雍”。是说“西”和“雍”。

“西”，在天水礼县。这里进行的秦早期遗迹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均获得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成果^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关于“陇西郡”“西”县，有如下记述：

陇西郡，秦置。莽曰戾戎。户五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铁官、盐官。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莽曰操虏。上邽，安故，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予道，莽曰德道。大夏，莽曰顺夏。羌道，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过郡三，行六百里。襄武，莽曰相桓。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④

其中有关“西”的内容值得重视：“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强调了“西”与“西汉”的关系。西汉水流域发现的早期秦史遗存，其中包括祭祀建筑基址，推进了秦史与

①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941页。

②司马迁：《史记》，第266-267页。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0页。

秦文化的新认识。而“莽曰西治”，显示了“西”作为地名的恒定性意义。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对秦人的畜牧经济贡献和区域政治地位予以肯定：“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于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秦人在这里经周天子的承认，占据了以“西”为空间标志的区域领导地位，实现了与“西戎”的“和”。关于“邑之秦”，裴骃《集解》：“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故天子邑之秦。”《史记》卷五《秦本纪》又记载：“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张守节《正义》：“《注水经》云：‘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①明确指出其地在“汉陇西西县”。

重视“西”在秦人祭祀体系和信仰世界中的地位，对于准确认识秦史与秦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守节《正义》提出的第二种说法，提示了“西县”在秦神秘主义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所谓“西雍，雍西县也”，否定了“雍”的地位，亦有不妥。“西雍”读作“西、雍”是适宜的，“西”与“雍”在这里取并列关系。在商鞅确定以咸阳为国家行政中心，“秦自雍徙都之”^②之后，秦国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③，然而“雍”的神学地位并未消减。秦王政行冠礼，还需要到“雍”举行仪式，于是有蕝年宫之变：“（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毒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蕝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裴骃《集解》：“《地理志》：蕝年宫在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蕝年宫在岐州城西故城内。’”^④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逯之属，百有馀庙。西亦有数十祠。”^⑤就“庙”“祠”的数量而言，“雍”是明显超过了“西”的。

【作者简介】王子今，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研究方向：秦汉史。

①司马迁：《史记》，第177—178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2页。

③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5期。

④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228页。

⑤司马迁：《史记》，第1375页。